

# 联合 国

大 会



安全理事会

A S

Distr.  
GENERAL

A/39/345  
S/16668

16 July 1984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大会

第三十九届会议

暂定项目表\* 项目 108

东帝汶问题

安全理事会

第三十九年

1984年7月3日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常驻

联合国代表团给秘书处的普通照会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向联合国秘书处致意并随信转交关于东帝汶问题的下列文件：

- (a) 东帝汶革命阵线反击印度尼西亚部队：东帝汶革命阵线外事处处长 Abilio Araujo 先生的声明（见附件一）；
- (b) 1984年2月16日印度尼西亚任命的东帝汶教区牧师的信（见附件二）；
- (c) 印度尼西亚主教呼吁停止在东帝汶的战争（见附件三），
- (d) 新闻报道（见附件四）：
  - (一) “军事行动破坏粮食生产，帝汶人民面临饥馑”法新社驻雅加达记者 Gilles Bertin 报道；
  - (二) “12,000印尼部队在全帝汶大扫荡”英国和澳大利亚各大报驻里斯本记者 Jill Jolliffe 报道。

谨请将上述文件作为大会（暂定项目表项目 108）和安全理事会正式文件散发。

\* A/39/50.

## 附件一

### 东帝汶革命阵线反击印尼部队

1984年1月26日东帝汶革命阵线外事处处长 Abilio Araujo 在里斯本的声明如下：

过去三周以来，英勇的东帝汶民族解放军对东帝汶境内的印度尼西亚侵略军采取了多次行动。

自法西斯分子 Mardani 将军发动当前的军事敌对行动以来，东帝汶民族解放军取得了一个接一个的胜利，阻止和挫败了入侵部队企图将散布全国解放军孤立起来以便个个击破的根本目标。

东帝汶民族解放军利用他们在 1977 年、1978 年和 1981 年获得的印度尼西亚军事策略经验，迫使印度尼西亚军队接受了东帝汶民族解放军在战场上的战术优势，而不得不重订他们原先的战术。

印度尼西亚部队沿包考至维奎奎公路各警界线大量集中，在海空军炮火支援下企图向东推进。作为回答，东帝汶民族解放军于 1983 年 11 月和 12 月在中部、东南部和边境地区发动了相互协调的军事行动。

东帝汶革命阵线提高了机动性，加强了进攻和组织能力，赢得了重大的军事胜利。

#### 1. 1983年11月20日至12月10日

##### A. 中部地区

11月最后一周内，东帝汶民族解放军第 4 连在突击队支援下，攻击了驻扎在距巴里格 (Barique) 约五公里的印度尼西亚军事部队，将其赶入一座村庄，打死五名印度尼西亚士兵，摧毁三部冲锋车，缴获大量轻重军事物资和若干箱弹药。

同时，东帝汶民族解放军第3连袭击了来自贝塔诺港（Betano）（南海岸）沿阿拉斯至法图伯利乌（Fatuberliu）公路行进的一支印度尼西亚分遣队，打死敌兵7名，缴获军事给养、制服和许多机器。

敌人在空军支援下举行反攻。

因此，在十二月第一周内东帝汶民族解放军第4连和第3连的若干特遣队猛烈攻击了泰杜达克（Taitudak）、马内（Mane）、艾马尔夫（Aimale Fu）和洛伊胡努（Loi Hunu）的敌人前进据点，俘虏两名重伤的印度尼西亚中士和一名下士，缴获13支自动步枪（AR-15和M-16）及手榴弹和炸药。

#### B. 边境地区

11月底和12月初，东帝汶民族解放军第2连在此地区对在艾塔里克达尔（Aitalir Dare）（哈图布伊里库Hatu Builiku）和罗图卢（Roturu）的敌军据点发动攻击，打死敌军17名，缴获轻机枪2挺，自动步枪9支，迫击炮10门，望远镜两架及军需、服装若干。

12月6日，东帝汶民族解放军第6连攻击了沿祖马莱（Zumalai）至马普（Mape）公路行进的敌军特遣队。此次突击打死许多敌兵，并摧毁两辆护送特遣队的冲锋车。后来敌空军介入并使用直升飞机撤退伤员，东帝汶革命阵线部队被迫撤离和散开，但于12月第2周重新集合对苏伊鲁—克莱克（Suayru-Craik）、蒙特尼尔（Montenil）和莱美（Raimea）发动攻击。

#### C. 东角地区

同一时期，入侵部队在居民数千、今天医药和食品匮乏的，拉加、维奎奎、瓦徒拉里（Uatulari）、卢劳（Luro）、威尼斯（Venilale）和富伊洛罗（Fuiloro）附近对平民和经济目标进行了海陆的盲目轰击。

## 2. 1983年12月15日至1984年1月5日

东帝汶民族解放军在敌人战略和作战指挥部料不到的地区发动了猛烈进攻，打得敌人昏头转向。

在此期间，为报复敌人在中部和海岸地区的集中炮击，东帝汶民族解放军在毛巴拉人民解放部队过去三年来不很活跃的地区发动了新的攻势。

事实上，从圣诞节到新年期间，东帝汶民族解放军攻击了塔洛（Talo）、法图贝西（咖啡区）的敌军阵地，并将战斗扩大到巴利博（北部边境地区）。

与此同时，东帝汶民族解放军在东角地区发动了数次猛攻和反攻，俘获并就地处决了一些向占领当局彻底妥协的帝汶人，如拉克卢塔（Lacluta）的卡马特（地方长官）和拉克卢塔区印度尼西亚军事司令代表科拉米尔。

同一时期，有269名听命于印度尼西亚部队的地方民兵逃亡并参加武装抵抗。

附件二

1984年2月16日

印度尼西亚任命的东帝汶教区牧师的信

我已收到你的信，并想感谢你的说明和消息。

我们目前的社会政治状况每况愈下。如你所知，从8月8日以来，形势恶化了。在整个教区，人们被逮捕入狱，（仅帝力一处就有600人），目前这些人即将受到军事法庭审判。其他一些人失踪了。我们不知道这些法庭是否公正不倚，也不知道是否有辩护律师……在洛斯帕洛斯、维奎奎、包考和艾纳罗（Ainaro）战争还在进行，居民受到包围。这些居民遭受疾病、饥饿、没有自由和受到迫害。仅在洛斯帕洛斯一地就有十营部队，而这些bapaks（印度尼西亚人）无法打赢战争。他们曾认为到1983年12月局势就能平靖，但现在已经是2月份了，军事行动何时结束还遥遥无期。他们（印度尼西亚人）再次开始在科瓦利马（Covalima）、艾纳罗、萨梅、马纳图托、包考和维奎奎等行政区域动员平民。我们感到惊讶的是，这个国家既然驻有这么多营的部队、直升飞机、坦克和轰炸机，为什么还需要rayat（当地居民）的支持。而这些地方的男子却用棍棒和短刀武装起来，离开了他们的稻田和菜园。阁下，这真悲惨！红十字会没有进入监狱，我也不能为科马尔卡（Komarca，帝力的一座监狱）的政治犯举行圣餐典礼。

在穆阿皮提尼（Muapitini——洛斯帕洛斯）和伊里奥马尔（Iliomar）有所谓“政治判决”\*，这就是说，凡是涉嫌与山区有接触的人就会当着其他居民的面被人用刀子或短剑刺死，或用棍子打死，而且由他们自己的家属打死……那些

---

\* 引号为英译者所加。

bapak (印度尼西亚人) 得意地大笑，双手相搓，并且说怪不得他。……我们真是住在一个鬼域里。这大致上是我们所经历的事的粗略描绘。阁下，我请你继续为我们祈祷，并且向自由世界发出呼吁，让他们看清印度尼西亚人干得出来的野蛮行径。教会正在受到迫害和指责，学校受到搜查，学生受到盘问。包考的萨莱斯 (Salesian) 教会牧师的住宅受到红贝雷帽分子 (印度尼西亚的精锐军事单位) 的“野蛮”搜查。啊，阁下，我希望这封信能够到达你的手中。我没有其他任何特别的东西要与你联系，只是请你照管我们在本国的利益，并说服逗留在那里的教士们回到帝汶。

我主一统，长供驱使之仆  
教区牧师  
卡洛斯·菲力贝·贝洛

附件三



东帝汶天主教会前主教达科斯塔·洛佩斯阁下在罗马受到教皇接见。主教阁下于1984年2月21日对日内瓦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说，“只要东帝汶人民的自然正义和自由遭到剥夺，战争就会一直打下去。”

## 印度尼西亚主教 呼吁停止在东帝汶的战争

印度尼西亚天主教主教们最近打破了在东帝汶问题上的沉默，表示“同情和声援”东帝汶教会和人民，他们把那里的教会和人民说成是“正在肉体和精神上饱受最苦难的考验”，这是一个重大的新发展。

主教们在1983年11月17日写给东帝汶教会的一封信中写道：“我们与一切人休戚相关，特别是那些受苦受难的人，那些在肉体和精神上受到创伤的人，那些失去父母、子女、亲戚和朋友的人，那些失去财产的人，那些失去任何收入来源的人，甚至那些丧失生命的人。”

主教们在明显提到目前的军事攻势时说，他们首要关切的问题是“目前交战的所有人们都回到和平”。

他们还说，必须辅之以实际“尊重东帝汶人民认为最神圣的那些东西：他们的宗教，家庭和土地”。

信件还说，要求“互相对抗的两方”作出“非凡”努力，来了解彼此的态度和愿望。

这封信是由印度尼西亚主教会议主席哈迪苏马塔·卡尔姆和秘书雅加达大主教列奥·索埃柯托代表主教会议签署的。这封信是写给帝力教区的教区牧师卡洛斯·贝洛及其教士和教徒的。贝洛阁下应他们的邀请，出席了十一月份的印度尼西亚主教会议，并发表了一则激动的关于东帝汶局势的报告。

主教们的信件所以重要，是因为这是主教会议第一次公开表示关切东帝汶问题。印度尼西亚天主教会是菲律宾和印度之外的亚洲第三大天主教会。

---

和平是正义的事业，不仅仅是没有战争或独裁制造的产物

---

信件传达了东帝汶强烈的受难感。 主教们说：迄今为止印度尼西亚教会所提供的任何物质援助“同我们的兄弟姐妹所遭受的无边苦海相比，只是一滴水而已”。

特别令人关切的是“丧失父母的孤儿”“寡妇以及身心均遭创伤的少女”、“病人和伤员”。 其他优先事项是教育系统、教师培训、经济恢复和对帝力教区的支持。

主教们的信件最后祈祷“我们将永远不畏惧寻求一条和平之路”。信件指出，和平是一个“正义的事业”……“不仅仅是没有战争”或“独裁制造的”死寂。东帝汶教会必须在寻求和平中“站在前线”，“坚持不懈，直到实现上述理想”。

#### 附件四

#### 新闻报导

#### 1. 《澳大利亚人报》(1984年1月6日)

驻雅加达 Gilles Bertin先生

#### 军事行动破坏粮食生产帝汶人民面临饥馑

据外交和天主教会消息说，最近，印度尼西亚对前葡萄牙殖民地争取东帝汶独立的游击队展开了军事行动，导致东帝汶部分地区的粮食严重短缺。

八月印度尼西亚军队对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展开镇暴攻势。据称游击队约有几百人，并获得当地人民的积极支持。

估计约一万至一万二千印度尼西亚军队在直升飞机、AMX 坦克车和 OV10 镇暴机的掩护下，在雅加达政府于 1975 年 12 月用武力兼并的领土上展开攻击。

教会消息称，这项军事行动已完全断绝了该领土上早已是朝不保夕的粮食供应。领土上的五十五万居民大多数都信奉天主教。

据称，农作物已被摧毁，农民已无法上田干活或往林中觅食。

在维奎奎中部和洛斯帕洛斯东部地区，由于难民涌进以致粮食短缺情况更趋严重。目前约有 3000 难民住在维奎奎市四周。

雅加达外交及其他消息来源证实各地粮食供应严重缺乏。

东帝汶首都帝力教区牧师 Carlos Filipe Ximenes Belo 教长在上月底所写的一封私人信件中说，他对东帝汶的饥饿和缺粮表示担心。

Belo 教长现年 35 岁，据称他是个温和派，五月，他接替了反对东帝汶“印度尼西亚化”的很得民心的 Da Costa Lopes 教长，担任教区牧师。

这一撤换被认为是梵蒂冈对雅加达政府表示友好的一项行动。但可靠消息称，新任教区牧师在十月举行布道会时，对“东帝汶发生的逮捕和暴力事件”提出抗议。事后他收到了当地宗教事务处所发的警告信。

另外，在11月17日，一般认为与地方当局关系密切的印度尼西亚主教会议写了一封长达六页的信给帝汶教士，表示对他支持，并呼吁尊重东帝汶人权。

### 逮 捕

主教们说“我们的心与大家的心连在一起，特别与那些丧失了父母、子女、亲属和朋友的人以及与丧失了财产和一切收入、甚至丧失了生命的人连在一起”。

这是印度尼西亚主教会议第一次在公开信中对东帝汶局势表示关注。他们促请政府官员“诚实坦率”地处理这个局面。

与此同时，逮捕事件不断发生：消息灵通人士称，最近帝力有600人、包考有125人、维奎奎有34人遭受扣留和审讯。

一个天主教消息称，在维奎奎有八个14至15岁的学童被逮捕，“拘禁在一间窄到不能睡觉的房间里许多日”。

消息来源称，有几十人（包括三个儿童）被来历不名的便衣人员强行拖走。

他们担心被劫持的人将同四月以来被潜伏在群岛各地的“神秘凶手”所杀害的3000—4000个所谓罪犯一样，遭到同样的命运。

消息来源称，附属于印度尼西亚军队的帝汶辅助部队中，约有130人已被解除武装并遭到逮捕，其中90人仍在扣留中，其余生死未卜。8月，有86个民兵携械逃亡，加入了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

印度尼西亚军队和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冲突的伤亡人数甚难确实，因为雅加达政府将军事行动保持高度秘密。据雅加达的谣传，东帝汶战斗的规模很大。

陆军总司令 Benny Murdani 将军是天主教徒。圣诞节期间，他呼吁“潜据深山、树林、洞穴和城市”的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的游击队出来投降。

东帝汶与世界各地完全隔绝。探访或甚至打电话都必须事先获得特别准许。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因“安全理由”不准进入东帝汶内地，只能派代表前往帝力及离首都不远的阿陶罗岛。据称，目前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的 2100 个支持者被禁闭在帝力。

( 法国新闻社 )

## 2. 时代报(墨尔本)

12,000印尼部队在帝汶大扫荡

Jill Joliffe 稿

1月27日里斯本—根据里斯本收到的一份东帝汶革命阵线的密电，一万二千印尼部队纵跨帝汶设置了一条南北警戒线，向东扫荡东帝汶革命阵线的游击队。

东帝汶革命阵线领袖 Jose Gusmao Sha Na Na 发出的八页文件说，印尼部队有海空支援。

这份12月21日的文件是从战地偷带出来的，本周初带到里斯本。其中说，印尼部队在11月和12月沿包考至维奎奎设置了一条防线，并继续向东推进。

它说，东帝汶革命阵线的反击多数集中在维奎奎和巴里奎周围南岸地带。

这份文件的到达显示，尽管印尼已于8月开始进攻，东帝汶革命阵线仍成功地保持其与海外代表的通信畅通。东帝汶革命阵线驻里斯本的代表 Abilio Araujo 说，攻击发生后，该组织的主要努力是保护通信线。“因为在攻击开始时帝汶境内进行了大规模警察活动——拘捕和搜查，东帝汶革命阵线警察决定在8月、9月和10月暂停通信，”他说。“通信仍继续，但很困难。”

许多东帝汶革命阵线和非东帝汶革命阵线的帝汶难民最近也收到信件。

个人写的五封信（两封寄自帝力，三封寄自雅加达）不约而同地都说，印度尼西亚部队在海空轰炸支援下大举侵犯，主要集中在东部和中南岸，但东帝汶革命阵线的抵抗迄今仍很成功。五封信都说到涉嫌支持东帝汶革命阵线的帝汶人遭到拘捕和失踪。

Sha Na Na的文件是用毛笔以密码手写在八页极薄的航空信纸上的，按照 Abilio Araujo 的译文，其中列出东帝汶民族解放军与印尼正规部队的多次交战，包括伏击。举例如下：

“12月6日，东帝汶民族解放军第六连袭击一个沿着苏马来至马佩路行进的装甲纵队。这次突击使敌方伤亡很大，并击毁两辆护送纵队的冲锋车。唯有在敌方的飞机、轰炸机和运伤直升机的干预下才迫使东帝汶民族解放军撤退和散开……”

这位东帝汶革命阵线领袖说，在阿拉斯、法图伯利鸟、巴里奎和哈图布里科地区曾发生类似袭击。

东部地区是攻击开始以前东帝汶革命阵线游击队主要根据地，这里显然是印尼密集攻击区。根据 Sha Na Na 的报道，在11月20日至12月10日期间，“入侵部队在居民数千而粮食不足和卫生条件缺乏对拉加、维奎奎、瓦徒拉里、卢劳、威胁拉尔和富伊洛罗地区，对平民和经济目标盲目轰击。”

拘捕和失踪的话题在帝汶国际大赦社写出来的私人信件中已是司空见惯。该社一直密切监测攻击情形，并拥有一份自攻击开始后愈来愈多的被拘捕并从此未出现的人名单。1983年10月12日发自帝力一位非东帝汶革命阵线人士的信说：“帝汶现在极不安全，尤其是在东部。爪哇人把犯人从科马卡监狱移至其他地区。”

另一封1月13日寄自雅加达的信说，“什么事情都更形复杂、更令人迷惑、更令人精疲力竭，已经到了极端，……现在只允许红十字会在阿陶罗工作，其他地方的计划都被取消。毫无办法。无主教困难重重。军队把他们搞得苦不堪言。许多犯人被送到巴厘去审问。有些人回返帝汶，但其他人下落不明。两千多犯人仍在阿陶罗。我请你注意巴厘是印尼的旅游中心……其特别市场是澳大利亚。如果你发起关于在巴厘的犯人的政治宣传运动，许澳大利亚政府会考虑这事。”

他早在一星期前的信列出了一些国际大赦社正在注意其案件的犯人名单：  
Octavo Jordao de Araujo , Elder Jordao de Araujo (这两人兄弟)，和  
Francisco Calcona 。

信上说，在维奎奎周围山区，印尼士兵对14岁的少女们“为所欲为”，在

洛斯帕洛斯也一样。涉嫌的夫妻相拥死于墓中，身上弹痕垒垒。一点点嫌疑就遭到清算。”

1月6日的一封信说，“澳大利亚广播电台终于认清维奎奎和洛斯帕洛斯是遭到军事行动最严重摧残的地带……在这两个地区，聚集了约12,000至15,000配备重武器（坦克、轰炸机、战舰）的军队，继续杀害平民。从臭名昭著的Iswanto中校（前作战司令）口中，我们知道帝汶境内的情况愈来愈坏，东帝汶革命阵线在拉克卢塔杀死来自科罗米尔和卡马特的士兵……东部的战斗日益剧烈，结果269名民兵向东帝汶革命阵线投诚。……军队决定再继续作战几个月。它们想斩尽杀绝。”

-----